全三國文/卷54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53

全三國文卷五十四
魏〈五十四〉　清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卷55

↑ 返回《全三國文》

公孫淵

淵字文懿，遼東襄平人。祖度，父康，竝封侯，據有遼東。太和初，脅奪其叔父恭位而自立，拜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尋遣使通吳，吳封爲燕王，加九錫。復誘斬吳使，表聞，進拜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景初初，徵不至，自立爲燕王，建元紹漢，太尉司馬懿討斬之。

表吳主權

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㠯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㠯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誡，聖旨彌密，重紈累素，幽明備著，所㠯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

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吕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覩時變，卒歸于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吕慺慺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魏志・公孫度傳》注引《吳書》。〉

上魏明帝表〈青龍元年〉

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吕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眾諫，承信臣言，遠遣舩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栁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吕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飢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魏志・公孫淵傳》注引《魏略》。〉

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污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同上。〉

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虵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眾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同上。〉

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

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吕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吕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于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旣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踴躍，未敢便密。唯陛下旣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同上。〉

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吕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眾社戒。所吕越典詭常，僞通于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于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荅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吕慙之矣。臣之慺慺念效于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

郭昕　栁浦

昕爲公孫淵長史，浦爲參軍。

爲公孫淵上書自直

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栁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吕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奬，登名天府，竝吕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

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吕因緣訴讓，冒犯懇冤。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吕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業，威震燿于殊

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而民係于虜廷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旣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名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己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旨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旨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旨周旋，不敢失墜。

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爲國旨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馘，旨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彊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旨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于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

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或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于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旨爲，刺史興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俯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旨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旨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伍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梃，改案爲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敕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誥，懇惻至誠。而吏士凶

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敎令，乃躬馳騖，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㠯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㠯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

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㠯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闕　　，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隸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恃。〈《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書》。〉

列女

高柔妻

高柔妻，姓氏未詳。〈案：晉亦有高柔。《世說・輕詆篇》注引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旣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旣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于伏川，馳動之情旣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據此，則高柔妻乃胡母氏也。然《御覽》八百十六引高柔妻與柔書，皆作高文惠妻與文惠書，則又爲魏之高柔，豈文惠亦有才婦而本傳及裴注闕略歟？今姑編入《魏文》，俟博通者定之。〉

與夫文惠書

今奉總帢十枚，組生履一緉，織成袜一量。〈《御覽》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七，又八百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四終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